列傳卷第五

范曄撰　後漢書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通　鄧晨　王常　來歙

歙曾孫歷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居家與
長九尺容皃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
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
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爲五威將軍
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蜀何從事辨百姓愁怨通素閑守說讖

云劉氏復興李氏當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騷亦動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陳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賢半夜佩刀懷之至通舍通其夜半時以備不虞）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

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慮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漢法以八月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騎士曰張掖大守都試曰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大守數卓也屬正謂卒正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

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
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講曰守閭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呂顯願質守俱東
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今亦通起兵之狀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
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劉也
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
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
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
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

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
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密平公主（密平縣屬南陽國也）光
武即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
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
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爲前將軍六年夏領
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
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
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爲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
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
卿群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

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
聖德破家爲國志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
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
忘危冥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
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通布
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
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礼天官職曰春有痟首疾鄭玄注云痟酸削也）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
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
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

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
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
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
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黃字仲箕也）李
軼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
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會
見（安衆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衆侯劉出宗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賜光武河北故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嘿數以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論語之文）李通豈知天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

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微隱猶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行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朱英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以有无望之福又有无望之禍是也）汗滅親宗以猷一切之功哉（猷水曰汙言滋滅而汙施之也猷謀也言立瑞反一切謂權時也）貢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垂沙穀奔入官負人以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與无君乎遂弃於屠山也）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湣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燒其官室宗廟十齊七十餘城後東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鄧人常父憎名籍而逃亡也）

為也）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印別入南郡藍口号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印收散卒入蔓谿（蔓音力于反）劫略鍾龍間盛弘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雅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一鍾山也）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東陽縣東北也）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

大事成丹張印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以利合曰拔也常大悟曰王莽篡位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桀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耶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印言之丹印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大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夫同意欲立伯升

而朱鮪張印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
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
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王食八縣賜
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
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
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
戹何日忘之（更經也艱戹謂帝敗小長安倉常
與常共破數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
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
用輔成大功常乃父事更始不早歸朝帝
微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廷尉戲耳）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
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棰也言
執策以從之）始遇宜秋後會昆
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牙與鍾子期相結故曰斷金易
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
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
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
位河北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
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
陽也）乃召
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群臣言常以匹夫興義
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
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書曰左右
曹平尚書事）封山
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群臣曰

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忠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當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兩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黃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卑席號三獨坐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隴遣將過烏氏朝那縣屬安定郡也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汝州汝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陽州刺史祖父勳汝陰太守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

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吏晨史名医家承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幸潛叔爲請得免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憂斬人此天亡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自方出軍行師有市百姓震懼也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汴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追銅馬高胡群賊於冀州晨人乃遣晨歸郡光武以一郡爲我北道主從我不如以一身從我歸郡光

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射士謂善射者也）又遣委輸給軍不絕
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潞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
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
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以奉公主之祀建
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
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
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
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
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
常為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國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吏封
南緜侯（緜音力全反）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
行幸章陵徵晨行延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
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
（鴻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敗徙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
饒流衍它郡（衍饒也）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
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傅一人負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魂與
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車駕親臨喪送葬謚曰惠
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侯棠卒子固嗣固卒子
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禄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冲）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更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襦以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

（四部叢刊本陽作昜）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埶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及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貌也漢東觀記云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發憤

質責鄧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鄧子恂字伯春）是臣王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前刺鄧鄧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鄧愈怒王元勸鄧殺歙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鄧將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宅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樂書伐鄭鄭人使伯駹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鄭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鄭我必以乃殺之楚子聞之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執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龍驤將軍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

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即中盆地名也番音蟠武帝元封四年卑雍通曰中道前書音義曰即中在洮洮今臨洮州洮源縣也徑至略陽 徑直也斬隴守將金梁因保其城隴大驚曰何其神也 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隴頭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隴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隴眾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 高帝十年下詔及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猶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 東觀記曰詔於所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以饋歙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 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豪傑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

用及顯云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營斬首
守州郡不能討歆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
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
千人獲牛羊萬餘頭轂數十萬解又擊破襄武賊
傳栗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隴
（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歆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
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歆與蓋延馬成進
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
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歆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歆
困伏悲哀不能仰視歆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令使
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
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
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歆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
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
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
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願陛下
哉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陛下哀
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爲省書覽漏
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歆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
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

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詔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也）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褒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此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惲等共譖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旋謝惲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

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五相是非聖永遂誣諸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爲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耽寶等承旨皆以爲太子當廢靈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宜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音息救反留音力救反）是日遂廢太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侍傅高梵等（梵音扶范反）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設颯（颯音子外反）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立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倀音丑亮反）弟五頡（頡音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侍御史龔調（續漢志曰侍書侍御史秩六百石）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承樂閻（守承兼守之承也）長樂未央廄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廄令一人長樂廄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詣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爲男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侍奉詔旨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

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通猶共也旋音扶勿反）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屬近也諫何以相背也）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展轉反側）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之震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爲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爲衛尉

（丑良反）

役諷劉瑋閻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倀（倀音張）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爲公卿任職徵王男邵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爲步兵校尉超爲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爲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爲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含宏從諫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爲少公雖孚宗卿未驗孚信也言察少公論識其事豪李通家富爲贍也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爲知命侯後歸朝上録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無玷玷缺也方獻三捷永墜一劒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安居一月三捷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

列傳卷第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曄撰

後漢書卷六

鄧禹

子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

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闘私
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
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
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爲起 犹言起勿反 志在
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
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 論語曰邦分崩離析
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
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
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
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奉命得數
人令自將之別攻拊樂陽 縣名屬常山郡 從至廣阿東觀記曰
上率禹等擊王郎threw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宿進家
禹上發兵助勞勉吏士臧嚴甘寵後 劉公眞定人也 光武
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
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
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
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 史記蔡說說趙王曰湯武三
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 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
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
將循行盖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

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
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戰北州略定及赤眉
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
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
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簒赤眉必破長安欲乘
豐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
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
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
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
酒（據宇或爲憑字）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

歆爲車騎將軍鄧寻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
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
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山西平陸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
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
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太陽縣屬河東郡刑書云大陽春秋秦
伯與晉自茅津濟即此河之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解縣屬虞鄉河東郡故城在
今浦州永樂縣東南）於是王匡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音
戍并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
崇欲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
難前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

日不出禹固得更理兵勒衆明旦臣悉軍出攻禹
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肉傳發諸將數而
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
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彊詡斬之
收得節兵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
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楊寶爲侍中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
撫之是月光武即位遣使者持節拜禹爲
司徒兼尚書令詔前將軍馮異深執忠孝與朕謀讓離
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
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

軍平定山西功効尤著百姓不親吾品不訓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有五常之教務在寬也
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鄭侯食邑萬戶敬之
哉鄭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
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胡殿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胡殿見安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
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
剋而師行有紀紀綱紀也言有綱紀貫而不殘暴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
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哭皆望風相攜負以迎

節（住或作杜）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勞書褒美諸將募傑敢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仰猶待也積音資亦反）後無轉饋之資亦宜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枸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鄜州三水縣東北枸音苟）禹所到擊破乖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六字傳曰子奉檄居京師閑）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勑曰司徒亮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吾百姓之心禹須檄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敢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敢因反擊禹禹遣使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誰音時）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賽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拍

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惜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二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素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異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徵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眾甘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閒遣禹護復漢將軍鄧弘輔漢將軍于匡擊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

侯食高密昌安美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美安並屬高密圖書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東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漢制前後左右將軍皆置屯兵征伐事訖罷也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夫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足已不修產利帝益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坐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東安侯禹少子鴻好養壽策永平中以禹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鷹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徵行車騎將軍出塞憲俱出擊西奴有功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襄嗣襄尚安帝時舞陰長公

主租帝時爲少府襄卒長子其嗣少子昌襲再爲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妻侯襲嗣子薄亦尚顯宗女平皐長公主（平皐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爲侍中更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爲美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二分食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侍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在下大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奬慕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限諸侯也康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之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禁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求

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閒（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者貴寵皆拊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詛之（詛罵也音側助反）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又從兄騰（騰音直陵反）詛安帝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大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言而事之）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也）鄧公羸權

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言曰臟撻）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襆音直祓反又救祓反）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反龍章衣龍之服也謂禹為赤冒所敗上司徒印綬也易稱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即位初以愛（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多賓歸之）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集宿殷門下箸疝病發時訓直典事中巡聲起徃問之巡曰糞得火以熨臍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隘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中羊腸阪是也石曰何解臭明納至朝遂愈也）永平中理虖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水運曰漕）太原吏人以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隘音乙賣反）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鉤謂曲者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及詔川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

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川藪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孤效縣屬魏郡陽郡也）言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六郡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從（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廉者）之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瘡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爲煑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八年舞陰公主子樂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瑱人思慕爲之作歌也）元和三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奏誅當種羌迷吾等貪其譲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諸羌聚怨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議者咸以羌胡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布所藏音它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

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逋急
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
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无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
敢過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
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
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歡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
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
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
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
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

伯父號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
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
鴛谷（東觀記曰鴛谷名也在西平亭障鴛作鴛）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
頭迷唐乃去大小揄（兩谷名也見西平亭障）居頗巖谷衆悉破
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
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筰上以度河（縫革牛皮也音步江反）
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
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
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
一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

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
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
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
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
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
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爲諸
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衆
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
席接以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
胡愛惜且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
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丈
剌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事也）至空城郭
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歎息曰此義也（儁音於建反）
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取此請
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
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官自臨百官大會
訓五子騭京悝弘閻悝（口同反）
騭字昭伯（東觀記騭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爲

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
騭三遷虎賁中郎將京煌李弘閻皆黃門侍郎京卒
於言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
也煌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騭
等定策立安帝煌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
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
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騭上蔡
侯煌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今豫州郾城縣南）閻西華侯
（西華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
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間關猶崎嶇也）上疏

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以外戚
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澤（易曰雲雨聖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亦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
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
和帝廟號
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頻也大憂
謂和帝崩）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
太宗聖業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
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猥猶也）伏聞詔書驚
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前代外戚上官安定陶之屬皆被誅謬也）退自
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讓爲縱橫之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臣等雖

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毋子兄
弟內相殘厲冀以端慈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
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
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隲頻上
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
廷憂之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
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使征
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
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發隲班師班還也朝廷以太
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隲為大將軍軍到河南
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
望於道既至大會群臣賜束帛乘馬駟馬曰乘寵顯
赫光震部曲時遭元二之災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
多以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訓為元二或訓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件今汝州西北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人士共飢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隲
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校諷校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佸反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
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冊新野君寢病
隲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閻最少孝行尤
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

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里第並居冢次
閭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隲還輔朝政
更授前封隲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
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
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
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
千乘人事伏生武帝時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
不得用錦衣下吏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
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
千萬布萬匹隲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
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
車騎士導護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公中大夫侍御
史持節護送書曰二千石修奠
府家上賜工衣梓官便房黃腸題湊輕
車黃屋左纛輕車持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
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
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
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悝閭相
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
悝子廣宗為華侯自祖父禹教
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賓氏（章帝竇皇后寶勳女祖穆及
叔父倶尚主穆交通輕陳龐
託翻翰子亂政化後並坐怨望謀
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誡者）檢勑宗族閨門靜居（閨閤
也）

隱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禽龍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絲軍粮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隱隱畏太后遂疑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隱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悝兄閻先從尚書鄧訪取發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嗣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隱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没入隱等皆財留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隱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隱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隱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隱無罪遇禍乃肉袒與親親親身也上疏追訟隱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大王之妃太后有聖母之善故於文母之兄弟

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賴曰是）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云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鞫（訊問也鞫窮也）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隲從弟豹遵軨隲子鳳鳳從弟廣宗宋也）晁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家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隲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通遇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比葬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啟隲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隲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毋遂不仕閻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

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育子女爲桓帝后帝又紹
封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
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
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
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
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哀帝
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安帝閻后桓帝鄧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擅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
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譏後主以至顛
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權者當生帶
覆數猶理也其致
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
之家
隆寵於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外化其門也小情
居權要礼数不可不重故後主杜其
本性與之制防政事非人所好
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
其地必須除廣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執謝讒亦
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讒人構禍勢漸謝於是讒人構禍
寵之形
悲哉驕悝兄弟
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
而辭燕也樂毅事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
可圖乎毅伏而重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罪
於它国没身不忍謀趙徒緑況其後嗣乎事見古史考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初爲郡

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
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
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勤兵入見使
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
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
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
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
信（墮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
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
得賢則祇更生亂為使君計莫
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
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
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
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
（拔卒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
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
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
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
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

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
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
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
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
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
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
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
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
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
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
轉運給足軍糧連萬士馬防過它兵勿令北度而
已光武於是復北征鎮撫郡縣講武習射（習射他）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養
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
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
萬餘人度軹河攻溫（軹音止今洛川縣也溫音烏昆園故曰軹河也）恂書晏恂即
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懼
曰今洛冀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軍集乃可
出也恂以溫部之藩敵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

之曰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
士馬四集橫擊敵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
言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奮擊大破
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
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
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以恂檄至大
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爭賀因上尊號於
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驢駕轉輸前後
絕前書音義曰驢駕併轅車人挽行也尚書斗以量官帝數
書勞問尚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而

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
茂威震隣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
昔蕭何守關中告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
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今君王日暴衣露蓋數勞
苦君者有疑君心君誠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
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勞當以前人
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
河內恂未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因請不聽
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
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
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

兵爲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門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謂軍部之下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弗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歎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藺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而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出輒引車避之恐懼相如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頗將軍吾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分）

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
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
（即就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
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
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
明年從車駕擊破銅馬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
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鄉獨能
平之耳從九卿後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
剽輕聞陛下遠踰隴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
註誤耳（狡猾也說文曰黠也音胡八反如淳曰狡音姣）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
悉降而竟不拜郡吏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
君一年（陶說為潁川大守故曰隆借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
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
（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侍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
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
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亦
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阪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
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
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

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雍陽至平長安爲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復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軍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氐西據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從降急降不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亟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工其防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義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禎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傳於後初所與謀閨業者恂

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
年復封揖庶兄壽爲後侯（改縣屬鉅鹿郡故城音胡交反）後徙封揖扶
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北也）揖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
釐卒子襲嗣恂次孫爲大將軍鄧騭（騭夫人由是寵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
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不故怒而思難者其唯君乎（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絜貴於人少所
與（與黨與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
長公主又娉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
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忌望風言
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
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乃還
得除積穀門乃自天命中上書曰（門孤也）臣聞天地
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
天理物爲萬國覆育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
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六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
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抵抵（抵文訾

曰抵側擊也批音弓
考反抵音之氏反

其背奪其位退其身爵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
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之
悼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汙白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賢

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有與曾
參同姓名殺人者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去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故三

吉尚書曰青繩墨案空勃繩墨謂
法律也不復質明其過實
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角反嚴
於嚴棘之下棘謂獄也易坎上六曰叢棘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
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仗邪承旨竄於主命
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設齒無然忽臣誠

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瞻
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綱復令陛下
龍電之怒司隸校尉雁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
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髡剔墳墓但未
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
掘路理墓音中賜反又在移反若
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篤世稱其仁大雅行葦之詩
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行葦牛羊者無使踐履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染以自喻焉今殘
酷容媚之吏無折中慶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
興虛誕之誹欲使嚴朝加溫罰是以不敢觸突
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

之明拒讒慮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廢之人援沒
溺之命不意陛恕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殺戮
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罾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
者極車軌雖棄擲伍員史記曰伍奢為平王太子建
胥奔吳奔賜之得伍員大傳費無忌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
留賜粟五萬石爵執圭漢求季布無以過也季布為項羽
將數窘漢王
羽城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之族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
足以蠲除無驗讖罪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
甫力甫始也力基也止則見掃
穿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
以自載踐陛下而有流論之憂遠嚴瞰而有鎮壓
之患情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
元惡大憝大惡也憝逆也元惡為人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
鈇刖刑也國語曰刖有
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
論之疑臣愚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
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
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
達窮人而閭閻九重閭閻門也閻閻广門也陛穿步設穿院穿也舉趾躅
前永無覺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辭匹夫辭之則一
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堅頭須曰國君匹夫辭甚衆也臣奔走以來三辭

寒暑離歷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也）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東傷穀）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令則書曰凡風者天之命號令所以譴告人也）春夏布德（春天令布德行惠政令無拂逆之義）而反以刑獄繆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詩云（詩大雅桑柔之篇）憯莫懲嗟（憯曾也懲止也）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邪（史記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桑林之禱山川祝曰政不節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使人疾耶何不雨之極也）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惜也）困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流之波從禹原之悲（史記曰屈原名平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乃作離騷經天地人三才而歸本於人屈原既放流漢北憂愁彷徨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泛江湖之流乎（子胥之亡也）子胥之亡也（史記曰伍子胥父奢為楚平王誅伍子胥奔吳闔廬以兵伐楚五戰入郢昭王出奔而平王已死於是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乃說闔廬曰楚可破也闔廬曰子胥之怨平王昭王欲殺之子胥與其友申包胥亡匿於山中聞昭王走隨國乃求見隨君謂昭王曰以子胥之為人能窮而不能困能困而不能死）王取其尸磔以徇（磔張也）棄于江中矣（史記曰吳王闔廬以伍子胥之謀興師伐楚五戰入郢昭王出奔吳王闔廬弟夫概王以王兵不利不欲隨王而還自立為王昭王亡在隨闔廬乃與唐蔡兵擊敗夫概夫概奔楚楚封之堂谿為堂谿氏）臣功臣苗（苗胤也）縮生長王國懼獨含（含忍也）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葬江魚之腹也）不勝（不勝猶不堪也）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魂識路而未得）魂識路之懷（楚詞曰魂識路而未得魂識路之營營老子曰載營魂抱一能無離乎營魂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鑾入沸湯糜爛於鑊鑿之下九死而未悔（楚詞曰雖九死猶未悔也）悲夫人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舜從下焚高丈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除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匿空出去）申生不辭婬妃之讒（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之嬖驪姬之譖申

申生事見左氏傳也 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慈哉乞
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勾兄弟死命 勾乞也 音藹 使臣一
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
涕泣泣血連如 言血下不絕如泣涕連如言居不獲
安行無所適第困厄兒無所委依者 帝省
章愈怒遂誅燮不寤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識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
勳成智隱靜其如愚 論語孔子曰吾與回
言終日不違如愚也 子翼守溫
肅公是坍 坍等也 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
剛有折 誅文屈賈皆以貶死

後漢列傳卷第六

後漢列傳卷第七 范華

馮異 後漢書十七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今故城在今許州
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善用
將也作兵法 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
三篇見史記
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
不下屯兵巾車鄉 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 異間出行屬縣閒出遊
音下孟反 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
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仇仇綝有勇力心反 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

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
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黃洵曰
今諸將皆壯士爭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
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黃洵曰
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
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
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
主簿黃洵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音姚叔壽段建
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字作殷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
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

左丞相曹竟子訓為尚書音竟子期陽人也後死於南陽見前漢書訓音虛明反
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訓有力
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
御酒肉枕席有淚流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
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
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欲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所
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歸今公專命方面施行
恩德天有棄約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
為充飽潤言周餓之後易流德澤冥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
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

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也）至饒陽無蓧（無蓧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蓧音弔）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餐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鉅鹿郡）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空舍謂人家之空處也）異抱薪鄧禹爇火（爇音如悅反）光武對靈爇炊衣燎（燎炙也）異復進麥飯兗肩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虖沱河至信都而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虖沱河是門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虖沱河而北紀傳兩文互相非耳然其地理紀里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拒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父縣西南）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曰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非逢諸營之由是無爭道變關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數也）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表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也）別擊破銕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于林闾頡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頡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虜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

僑東觀記僑字作矯 將兵號三十萬臨河南太守武勃共守
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
城邑完倉廩實乃移檄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
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爲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
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
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鑑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
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羽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內於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後其位項伯
伯以身翊蔽之季布歸漢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
蕭何乃歸漢 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
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曾

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
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良實謂此獨也 彼皆良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
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
時史姁大內故邑中屬弘農入關以劫更始歸命陽翟難古今其早圖去就 今長
起是故蕭王踐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
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史記曰古公亶父脩后稷公劉業積德行義
國人皆歡戴若歸市邠岐戰其人乃與其私屬云邠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幼而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吾急也古人即謂之子項伯等轉禍
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季文誠

爲福在此時矣如孟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
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
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
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
（幾猶言也軸車軸也言一人在物之要故取論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勃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
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
黨兩城（天井關在今太行山下軹縣東南帝紀又攻南下河南成皐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望風而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
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屬河南郡）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開門不救異
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檄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子能棄其要領不移足下今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
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茂恂合擊茂
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
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
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及畔更始

敗亡欲殺功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天
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
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
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
乾鑿度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神凝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
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
封異陽夏侯 夏音賈 引軍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
異歸家上冢使大中大夫齎牛酒 齎音咨 中謁者大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
屬光祿令二百里內大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
赤眉延岑暴亂三輔召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
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
以乘輿七尺具劒 具謂以寶玉裝飾之觀記作玉具劒 勑異曰三輔遭
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
所依訴今之征伐非以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鄉本能御吏士念
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
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
異 宋祁曰觀記曰頓池實即陝十五里湖濱 頓音遁 陝音失冉反 降音胡江反 異與赤眉遇放華陰相
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 東觀記宣作重
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

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阬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一丈五尺也與

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圍圖書委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以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大勳時赤眉雖降

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秦武公伐邽戎致之也隴西有上邽故此稱下也）芳丹據新豐（續漢書作茅）蔣震據霸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爲縣名故秦谷口縣名鄭今祁陽縣）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谷口縣名鄭今祁陽縣故城在今醴陵縣東北）呂鮪據塹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也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也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晨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桀傑不從令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襄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

其後蜀復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摧懷
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異自以父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
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
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
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異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
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
侯通侯即徹侯避武帝諱改焉受任方面以立微功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皆自
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
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
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
豪傑競逐逐爭也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
傾危阻敝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
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勑遂
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
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
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
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
荆棘定關中荆棘叢極梗之處謂以喻紛亂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

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蓄豈暇慮他何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曰管仲將兵遮魯桓於路管仲以鉤射桓公中鉤偽死也桓公中計而緩行管仲乃與鮑叔馳先入桓公即位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忘出奔放召也臣亦無忘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載之）後數引讖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抱呰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抱呰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大利（忸大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嗣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伏復為之也忸音尼丑反伏音匐）遂欲深入若得抱呰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餘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歃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者自矜曰伐）詔報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

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武威劉尚也驍騎雅曰猥衆也）拥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敢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殿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之言譲於是使異進軍我渠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懸界青山中水所山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懸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小卿）異又擊虜無將賈覽匈奴薁鞬曰逐王

破之（薁音於六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弁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擁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馬異璽書曰聞吏上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冊青失斷金）諸將共攻落門未拔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欲且還休兵異固（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詔曰節侯長子彭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圭彭弟訢爲祈鄉侯十三年更封彭東繒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繒縣名也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代宋圍繒即此地爲在今兗州金鄉縣）

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潍陵會赦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鬬殺潍陵會赦國除章卒子普夫仁不遺親義不忘榮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光耀萬世社祚流衍垂於罔極子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昭帝永元三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地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

分別署狀上將及景尚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也宋均注曰景風至於是紹封普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舉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鬬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前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與貳師嚴尤共城守司嚴尤爲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

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印與將軍徭偉鎭淮陽風俗通曰更始王徭勻踐之後其後以徭爲姓東觀記曰徭作猺破之遷潁川太守會青犢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西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以爲用乃貰歆（貰赦也）以爲鄧禹軍師史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祺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爲百姓所高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爲刺姦將軍）授

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
侯如故行大將軍事（彤已去今其兵時復屬彭彭書曰彭鎮撫內焉異先攻洛陽未鯈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鯈以爲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
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
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
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鯈等堅守不肯下帝
以彭嘗爲鯈校尉令往說之鯈在城上彭在城下
相勞哲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
蒙爲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
始爲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
之地百姓歸心賢後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
下之事折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圍繞之）鯈曰大司徒被害時鯈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
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
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鯈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
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爲信彭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鯈
鯈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趣向也）彭趣索欲上鯈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鯈將輕騎詣彭顧敕
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
轅乘輦歸鄗王（更始傳尹尊爲鄗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輔行

在新阿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雋葉等十餘城（雋縣名屬蜀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南郡雋縣有雋山雋音才兖反）進擊荊州至城安昌（昌閬舉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數縣皆破其屯聚）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東觀記曰豐即秦人少學長安受律宜城若編臨沮中盧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音才力反）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乘據淯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上谷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喜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堵諸將議欲還保新野奉等追之連戰十餘日奉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遁歸淯陽（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董訢降彭復與耿弇及積弩將軍傳俊騎都尉臧

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見十二紀）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追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冀募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皆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壞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首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二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鄍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負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前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河頭山在襄陽）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敗驰歸救之彭與諸將俟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猶據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東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東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東陵陳義自稱黎立大將軍戎自稱輔漢大將軍襲廣都記曰戎據巴東號嗣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

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平原禰衡字正平弱冠有才辯初平元年避地荊州劉表待以賓客表子琮及諸將並敬憚之）孫堅等所得郡國大抵洛陽所得如掌耳（作地圖圖洛陽宮殿城門及周旋道路）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我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晉陽秋曰羊祜鎮荊州吳將陸抗守西陵祜每與抗交兵各保疆埸抗稱祜之德信著於敵國祜亦重抗之德義雖在戎馬之間常以輕裘緩帶自居抗嘗疾病祜饋藥抗服之無疑或以毒藥鴆祜祜飲酒不疑抗聞之曰羊叔子豈鴆人者乎）春我乃留辛臣守寿陵自將兵泝江泝沔北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我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我我式疑必賣邑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我至期日灼龜十降兆中折壞上不降）而及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我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我士歸寿陵帝幸黎丘營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

轉弱今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與數十騎入蜀聚糧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穀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馬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沈中尉馬駿將兵詣彭彭書拜駿爲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東陵領軍李玄軍東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荊楊之咽喉）喻告諸蠻夷降者妻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嫁也）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亟真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

掌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
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
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上以暴爲率義侯不拘遣子故言或）（暴將兵詣彭助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
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
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朝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八年彭引兵從東駕破天水與吳漢
追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收隴守上
邽帝留蓋延攻拔倉圍之而東駕東歸勑彭書曰兩
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之苦不知足既平隴

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為白彭遂雍谷水灌西城
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繩畫盛土爲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繩盛土爲堤）
隗將行巡周宗將兵萬餘救兵到隗得出還舊漢軍食
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岑亦相隨而退隗出兵尾
擊請營彭殿爲後拒（星謂奉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仁恩願爲後拒令子弟得生還也）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
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
乘枋單下江關（枋單以木竹爲之汎於水上爾雅曰舫謂之泭郭景純曰水中簰筏也華陽國志曰巴僰濱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縣東通用耳單音步佳反舫音匹俱反）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

牙艦先登橫江東岸橫江將軍樓船將軍橫江將軍橫江將軍橫江

關門降詔書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著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彭到江州以汨戎食多難卒拔軍還官屬守州中長史
留馬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脇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吳漢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中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城縣又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
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都江成都縣江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光武紀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潛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前書音義曰任貴越竊夷殺信數千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竊夷殺太守枚相自立為邛都侯王
囂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益曰壯侯蜀人憐會彭已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潼川涪陰縣西遵弟淮為

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周及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事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桓文定六凶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十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之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弟持我書往施弟俱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猥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益賊復馬贏贏力佳反光武解左驂以賜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紀續漢書左並作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白箱鄙尉光武曰

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曰特上置兩府官屬復頗段尊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來得共坐復曰與劉公吏有何尊卑復不肯上調官屬以復不肯上調官屬為補長吏并白欲以復為鄙尉上署報不許也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蠭鞏大破之復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要之生男邪我女嫁

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壽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鄧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鄭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鄭寇取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鄭帝笑曰執金吾擊鄭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鄭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

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還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漏池間連破之新城令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動東觀記曰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縣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梜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梜一音廷

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開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閉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第

宗為即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大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身皆放遣還是後吏不入塞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潁長公主主薨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

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爲侍中順帝時爲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西谷以西方城以[1]句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異之不伐岑公之義信宿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荊人奉牛酒讓不受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怠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玉之地留之以生災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事豈幾慮自有明感將期數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鋒震敵遠圖謀國

後漢列傳卷第七